

62 核點

小說月報叢刊第三種

曼  
殊  
斐  
兒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曼 殊 斐 兒

---

1924

目次

曼殊斐兒	徐志摩(一)
一個理想的家庭	徐志摩譯(三二)
太陽與月亮	西澐譯(四七)
曼殊斐兒略傳(附錄)	沈雁冰(六七)



嬰 孩 斐 殊 曼

## 『曼殊斐兒』

徐志摩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沈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 『康河晚照卽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  
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作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  
暴雨，也有最豔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

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些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里巴第 (Leopardi) 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

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却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爲是神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融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頃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Mauveuce

——William Blake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剎那間涵有無窮的邊涯……

這類神祕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非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祕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感覺。但世上『可爲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事正多着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個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苜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的晚上，天雨地濕，我獨自冒着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stead）問路警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John Middleton Murry），Athenaeum雜誌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評衡家，也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他和她

自從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是曼殊斐兒却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 name) Miss Katha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New Zealand) 原名是 Kathleen Beau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eau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着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皇后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 "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為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莫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為了一件她，也只得把一部分的事業放棄 (Athenaeum) 之所以併入 London Nation 就為此) 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

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餘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人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

“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你知道我是活不長久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

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着這豔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濃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却不是係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鶉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變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小說集，一本是 *Bliss* 一本是去年出版的 *Gar-*

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却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羣衆的歡迎，她却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闔的真品，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譯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lie*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的 A. B. 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喜的幾於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杜思退益夫斯基，著有「一本『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Martin B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柴霍夫 (Tolstoy)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曾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況，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來，往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她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 (H.

G. Wells) 鄉裏的家去了 (Easten Glebe)，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

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淋濕了。

他們在彭德街的寓處，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迴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開門，我頗狼狽的拿着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爲止對於曼殊靈兒只是對於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爲她只是與 *Rose Macau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son, Mrs. Lucas, Ve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够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入時，務『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並且大都是

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鏡，但他們的臉上却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烟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喜歡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 "A Story-teller's Holiday" 與 "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 (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 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惡。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有預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

但也絕對夢想到她是女性的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露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却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

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埃及的 *Izis*，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n*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一位年輕的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鬚髮，蓋着一張的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鮮豔的衣裳——漆鞋，綠



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鬱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着，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並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司 Bair 還是 Beck，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上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筒，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不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Roger Fry）家裏會過的 Bydner Waterlo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

種顏色的引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 迦賽林 (Katharine) 今天怎樣。我醫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氣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她，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B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W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M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London Nation and Albion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 S 的 Sullivan M 就講他遊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Parnassus 長，Micenas 短，講個不住。S 也問麥雷 迦賽林 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W 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 笨重的是音下來了，S 就問他迦賽林 倦了沒有，W 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S 也問了麥雷 的允許上樓去，麥 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

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的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却頗有些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 Bills 的作者，偏她又不下樓。同時 W.S. 麥雷的烘雲託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琳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是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却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下，我坐下，她

也坐下……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些邏輯的經過，却並不會親切的一一感覺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耀光太強，頭暈目眩的要定一定神，方能辨認眼前的事物。用英文說就是 *Sunken over-whelmed by excessive light*。不僅是光，濃烈的顏色，有時也有『潮沒』官覺的效能。我想我那時，雖不定是彼曼殊斐兒人格的烈光所潮沒，她房裏的燈光陳設以及她自身衣飾種種各品濃豔燦爛的顏色，已够使我不預防的神經，感覺到那間的淆惑，那是很可理解的。

她的房給我的印象並不清切，因為她和我談話時，不容我分心去認記房中的佈置，我只知道房是很小，一張大床差不多就佔了全房大部分的地位，壁是用

畫紙裱的掛着好幾幅油畫大概也是主人畫的。她和我同坐在床左貼壁一張沙發上。因爲我斜給她正坐的緣故。她似乎比我高得多（在她面前那一個不是低的，真是！）我疑心那兩盞電燈是用紅色罩的，否則何以我想起那房，便聯想起「紅燭高燒」的景象？但背景究屬不甚重要，重要的是給我最純粹的美感的——*the purest aesthetic feeling*——她；是使我使用上帝給我那管進天堂的秘鑰的——她；是使我靈魂的內府裏又增加了一部寶藏的——她。但要用不馴服的文字來描寫那晚。她，不要說顯示她人格的精華，就是忠實地表現我當時的單純感覺，恐怕就够難的一個題目。從前有一個人一次做夢，進天堂去玩了，他異樣的歡喜，明天一起身就到他朋友那裏去，想描摹他神妙不過的夢境。但是他站在朋友面前，結住舌頭，一個字都說不出來，因爲他要說的時候，才覺得他所學的人間適用的字句，絕對不能表現他夢裏所見天堂的景色，他氣得從此不開口，後來

就抑鬱而死。我此時妄想用字來活現出一個曼殊斐兒，也差不多有同樣的感覺，但我却寧可冒狼瀆神靈的罪，免得像那位誠實君子活活的悶死。她也是鏗亮的漆皮鞋，閃色的綠絲襪，棗紅絲絨的圍裙，嫩黃薄綢的上衣，領口是尖開的，胸前掛一串細珍珠，袖口只齊及肘彎。她的髮是黑的，也同密司B一樣剪短的，但她櫛髮的式樣，却是我在歐美從沒有見過的。我疑心她是有心仿效中國式，因為她的髮不但純黑而且直而不鬆，整整齊齊的一圈，前面像我們十餘年前的『劉海』，梳得光滑異常，我雖則說不出所以然，我只覺她髮之美也是生平所僅見。

至於她眉目口鼻之清之秀之明淨，我其實不能傳神於萬一，彷彿對着自然界的傑作，不論是秋月洗淨的湖山，霞彩紛披的夕照，南洋裏澄澈的星空，或是藝術界的傑作，培德花芬的沁芳南懷格納的奧配拉，密克朗其羅的雕像，衛師德拉(Whistler)或是柯羅(Corot)的畫作，只覺得他們整體的美，純粹的美，完全的美，

不能分析的美，可感不可說的美；你彷彿直接無礙的領會了造作最高明的意志。你在最偉大深刻的戟刺中經驗了無限的歡喜，在更大的人格中解化了你的性靈。我看了曼殊斐兒像印度最純澈的碧玉似的容貌，受着她充滿了靈魂的電流之凝視，感着牠最和軟的春風似的神態，所得的總量我只能稱之爲一整個的美。她彷彿是個透明體，你只感訝她粹極的靈徹性，却看不見一些雜質就是她一身的豔服，如其別人穿着也許會引起瑣碎的批評，但在她身上，你只是覺得妥貼，像牡丹的綠葉，只是不可少的襯托。湯林生 (H. M. Tomlison) 她生前的一個好友，以阿爾帕斯山巔萬古不融的雪，來比擬她清極超俗的美，我以爲很有意思的；他說：

「曼殊斐兒以美稱，然美固未足以狀其真。世以可人爲美。曼殊斐兒固可人矣，然何其脫盡塵寰氣，一若高山瓊雪，清徹重霄，其美可驚，而其涼亦可

感。豔陽被雪，幻成異彩，亦明明可識，然亦似神境在遠，不隸人間。曼殊斐兒肌膚明哲如純牙，其官之秀，其目之黑，其頰之腴，其約髮環整如鬆，其神態之間靜，有華族繁者之明粹，而無西豔伉儷之容。其軀體尤苗約，綽如也，若明臘之靜燄，若晨星之澹妙，就語者未嘗不自訝其吐息之重濁，而慮是靜且澹者之且神化……

湯林生又說她說敏的目光，似乎直接透入你靈府深處，將你所蘊藏的祕密一齊照徹，所以他說她有鬼氣，有仙氣，她對着你看，不是見你的面之表，而是見你心之底，但她却不是偵刺你的內蘊，並不是有目的的搜羅，而只是同情的體貼。你在地面前，自然會感覺對她無春密的必要；你不說她也有數，你說了她也不會驚訝。她不會責備，她不會慫恿，她不會獎贊，她不會代出什麼物質利益的主意，她只是默默的聽，聽完了然後對你講她自己超於美惡的見解——真理。



這一段從長期的交誼中出來深入的話，我與她僅僅一二十分鐘的接近當然不會體會到，但我敢說從她神靈的目光裏推測起來，這幾句話不但是可能而且極近情的。

所以我那晚和她同坐在藍絲絨的榻上，幽靜的燈光，輕籠住她美妙的全體，我像受了催眠似的，只是癡對她神靈的妙眼，一任她利劍似的光波，妙樂似的音浪，狂潮驟雨似的向着我靈府激淹。我那時即便有自覺的感覺，也似不聽聽鵲啼時的：

*My heart aches, and a drowsy numbness pains*

*My sense, as though of hemlock I had drunk*

.....

*'Tis not through envy of thy happy lot,*

But being too happy in thy happiness.

曼殊斐兒音聲之美，又是一個 Miracle。一個個音符從她脆弱的聲帶裏飄動出來，都在我習於塵俗的耳中，啓示一種神奇的意境。彷彿蔚藍的天空中一顆一顆的明星先後湧現。像聽音樂似的。雖則明明你一生從不曾聽過，但你總覺得好像曾經聞到過的，也許在夢裏，也許在前生。她的，不僅引起你聽覺的美感，而且似直達你的心靈底裏，撫摩你蘊而不宣的苦痛，溫和你半冷半烈的希望，洗滌你罕礙性靈的俗累，增加你精神快樂的情調；彷彿淡住你靈魂的耳畔私語，你平日所冥想不得的仙界消息。我使此時迴想，還不禁內動感激的悲慨，幾於零淚；她去了，她的音聲笑貌也似屢彩似的一翳不再，我只能學 Aft Vogler 之自慰，虛信

Whose voice has gone forth, but each survives for the melody when eternity affirms the conception of an hour.

.....  
Enough that he heard it once; we shall hear it by and by.

曼殊斐兒我前面說過，是病肺癆的；我見她時，正離她死不過半年，她那晚說話時，聲音稍高，肺管中便如吹荻管似的呼呼作響。她每句話尾收頓時，總有些氣促，額頰間便也多添一層紅潤。我當時聽出了她肺病的音息，便覺得切心的難過，而同時她天才的興奮，偏是逼迫她音度的提高，音愈高，肺嘶亦更歷歷，胸間的起伏亦隱約可辨，可憐！我無奈何，祇得將自己的聲音特別的放低，希冀她也跟着放低些。果然很靈效，她也放低了不少，但不久她又似內感思想的戟刺，重復節節的高引。最後我再也不忍因我而多耗她珍貴的精神，并且也記得麥雷再三叮囑W與S的話，就辭了出來。總計我自進房至出房——她站在房門口送我——不過二十分的時間。

我與她所講的話也很有意味，但大部分是她對於英國當時最風行的幾個小說家的批評——例如 Ribeca West, Romer Wilson, Hutchingson, Swinnerton 等——恐怕因為一般人不稔悉，那類簡約的評語不能引起相當的興味。麥雷自己是現在英國中年的評衡家最有學有識之一人——他去年在牛津大學講的“The Problem of Style”有人譽爲安諾德 (Matthew Arnold) 以後評衡界裏最重要的一部貢獻——而他總常常推尊曼殊斐兒，說她是評衡的天才，有言必中肯的本能。所以我此刻要把她簡評的珠沫，略過不講，很覺得有些可惜。她說她方才從瑞士回來，在那邊和羅素夫婦的寓處相距頗近，常常談起東方的好處，所以她原來對於中國的景仰，更一進而爲愛慕的熱忱。她說她最愛讀 Arthur Waley 所譯的中國詩，她說那樣的詩藝在西方真是一個 Wonderful revelation。她說新近 Amy Lowell 譯的很使她失望，她這裏又用

她愛用的短句——“That's not the thing!”她問我譯過沒有，她再三勸我應得試試，她以為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能譯得好的。

她又問我是否也是寫小說的，她又殷勤問中國頂喜歡柴霍甫的那幾篇譯得怎麼樣，此外誰最有影響。

她問我最喜讀那幾家小說，我說哈代，康拉特，她的眉稍聳了一聳，笑道——

“Isn't it! We have to go back to the old masters for good literature—the real thing!”

她問我回中國去打算怎麼樣，她希望我不進政治，她憤憤的說現代政治的世界，不論那一國，只是一亂堆的殘暴和罪惡。

後來說起她自己的著作，我說她的太是純粹的藝術，恐怕一般人反而不認識，她說

"That's just it. Then of course, popularity is never the thing  
for us."

我講我以後也許有機會試譯她的小說，很願意先得作者本人的許可。她很高興的說她當然願意就作她的著作不值得翻譯的勞力。

她盼望我早日回歐洲，將來如到瑞士再去找她，她說怎樣的愛瑞士風景，琴妮湖怎樣的嫵媚，我那時就彷彿在湖心柔波間與她蕩舟玩景。

"Clear, placid Leman!"

.....Thy soft murmuring

Sounds sweet as if a sister's voice reproved.

That I with stem delights should ever have been so moved

——Lord Byron

我當時就滿口的答應，說將來回歐一定到瑞士去訪她。

末了我說恐怕她已經倦了，深恨與她相見之晚，但盼望將來還有再見的機會。她送我到房門口，與我很誠摯地握別……

將近一月前我得到消息說曼殊斐兒已經在法國的芳丹卜羅去世。這一篇文字我早已想寫出來，但始終爲筆懶，延到如今，豈知如今却變了她的祭文！下面附的一首詩，也許表現我的悲感更親切些。

### 哀曼殊斐兒。

我昨夜夢入幽谷

聽子規在百合叢中泣血，

曼殊 斐兒

二十八

我昨夜夢登高峯，

見一顆光明淚自天墜落。

羅馬西郊有座暮園，

芝羅蘭靜拖着客廡的詩骸；

百年後海岱士 (Haiden) 黑輦之輪，

又喧響於芳丹卜羅 (一) 榆青之間。

說宇宙是無情的機械，

爲長明燈似的理想寫辯证的；

說造化是無善美之創現，



爲甚五彩虹不常住天邊？

我與你雖僅一度相見——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時間！

誰能信你那倏姿靈態，

竟已朝露似永別人間？

非也！生命只是個實體的幻夢：

美麗的靈魂，永承上帝的愛寵；

三十年小住，只似曇花之偶現，

淚花裏我想見你笑歸仙宮。

你記否倫敦約言曼殊斐兒！

今夏再見於琴妮湖 (Lake Geneva) 之邊；

琴妮湖永抱着白湖磯 (Mount Blanc) 的雪影，

此日我悵望雲天，淚下點點。

我當年初臨生命的消息。

夢覺似驟感戀愛之莊嚴；

生命的覺悟，是愛之成年。

我今又因死而感生與戀之涯沿！

同情是攢不破的純晶，

愛是實現生命之唯一途徑；

死是座偉秘的洪爐，此中

凝鍊萬象所從來之神明。

我哀思焉能電花似飛騁，

感動你在天曼殊之靈？

我洒淚向風中遙送，

問何時能戲破生死之門？

(註一) 芳丹·羅 (Fontainebleau) 爲曼殊斐兒死處。

英詩人雪萊 (Shelley) 與開茨 (Keats) 皆客死。

## 一個理想的家庭

英國曼殊斐兒著

徐志摩譯

那天下午老倪扶先生推出了（他公司的）璇門，步下三道寬的石級，踏上邊道，迎着滿街的春意，才知道，生平第一遭，他的確是老了。——老不禁春了，春又暖，和又殷勤，又匆忙的春，已經來了，在金黃色的陽光裏等他，準備當着人前，就跑上來，吹弄他的白鬚，溫存地摟住他的臂腕，他却是對付不了，他如今老了，再不能拉整衣襟，向前邁步，青年的颯爽，他沒有了，他是乏了，那時晚照雖濃，他却覺得寒噤，遍體霎時間他沒有了精力，他再沒有精神來對付明暢活潑的春情，春情轉把他纏糊塗了，他想止步不前，想把手杖來揮散春光，想喝一聲『走你們的！』霎時間

他沒有了精力，就是一路照例的招呼，把手杖來輕點着帽沿，招呼一路的朋友相識，店夥，郵差，車役，他亦覺得老大的不自在。他往常心裏爽快時，喜笑的斜瞬總連着殷勤的手勢，彷彿說『別看我老，我比你們誰都強些』——如今他連這一比一瞬都辦不了了。他踉蹌地走着，把膝部提得高高的，彷彿他在走過的空氣，像水般變重了變成實質了似的。那時正值散市，一路匆匆的滿是歸家的人，街車不住的郎當，小車不住的切察，汽車搖著巨大的軀體，滾旋地前進，那樣漫不經心的衝竄，只有夢裏的……

那天在公司裏，一切如常，沒有發生什麼事，海樂爾飯後到將近四點才回。他  
那裏去了呢？他幹什麼來了？他不去讓他爹知道。老倪扶先生碰巧在前廊送客。海樂爾蕩着大步進來了，老是他那神氣，從容，嫺雅，唇邊掛着他那最討女人歡喜似笑非笑的笑。

啊，海樂爾是太漂亮了，實在是太漂亮了，種種的麻煩就爲的是那個。男子就不應該有那樣的眼，那樣的眼睫，那樣的目眉，真是怪。他的娘，他的姊妹，家裏的僕役，簡直把他神而明之的捧；他們崇拜海樂爾，什麼事都饒恕他；他從十三歲起就不老實，那年偷了他娘的錢包，拿了錢，把空錢包藏在廚子的房裏。

老倪扶先生走着，想起了他，不覺狠狠的把手杖搥着他走道的邊兒。他又迴想海樂爾也不是單讓家裏人給寵壞了，不，他的壞什麼人都有分，他只要對着人一看一笑，人家就會跑到他的跟前。所以無怪他竟想整個的公司也著他的魔。哼，哼！那可不成。做生意不是鬧著玩，就是根柢打穩准發財的大公司，也不能讓鬧著玩。要做生意，就得一心一意的做去，要不然什麼好生意都會當着眼前失敗；可是，一面夏羅同女孩子們整天的騁着他，要他把生意整個兒交給海樂爾，要他息着，享他自己的福。自個兒享福，老倪扶先生越想越惱，爽性在政府大樓外面那堆櫻

欄樹下呆着不走了！自個兒享福！晚風正搖着黑沉沉的葉子，輕輕的在咯噔作響，好叫他坐在家裏，對着大姆指不管事，眼看一生的事業，在海樂爾秀美的手指縫裏溜跑，消散。臨了整個兒完事，一面海樂爾在笑……

爹呀，你爲甚那麼不講理？真是完全的用不着，你天天的到公司去。人家見了你。反而笑話你老態，說你神氣看得多倦，這不是讓我們也不好意思嗎？這兒有的是大房子，花園。還不會自個兒享福，單就生活換個樣兒；也就有意思不是？要不然你就來一樣嗜好，消遣也好。

老臘那孩子就提起嗓子唱了進來，『誰都得有點兒嗜好，要不然就過不了活。』

得，得！他忍不住惡狠狠的笑了，一面他使着很勁，在爬那小山，過了小山就是哈各德大路。他要是有了嗜好，夏羅和老臘那羣孩子，便怎麼辦，他倒要問問嗜好

付不了房租，付不了海邊的避暑，付不了她們的馬，她們的高爾夫球戲，付不了她們音樂間裏跳舞用六十幾磅的傳聲機。並不是他捨不得她們花費，她們全是頂漂亮，頂好看的女孩子，夏羅也是位了不得的太太；活該她們那麼混。真的是，全城裏那一家都比不上他們家那麼交際廣，體面。可不是，老倪扶先生每回在客廳桌上推着煙匣子讓客聽的總是好話，稱贊他的太太，稱贊他的女孩子，甚至稱贊他自己。

『你們是個理想的家庭，老先生，一個理想的家庭，彷彿是在書上念劇或是戲台上看的似的。』

『算了算了，我的孩子，』老倪扶先生答道，『試試這烟，看和事不和事？你要願意到花園去抽烟，孩子們大概全在草地上玩着哪。』

所以這羣女孩子全沒有嫁人，人家就這麼說。她們願意嫁誰都成。可是她們



在家太樂了。她們整天的在一起玩，多麼樂，女孩子們外加夏羅，哼，哼，得了，得了！許是這麼會事……

他已經走完了那條時髦的哈各德大路；他已經到了街角的那所屋子，他們的住宅。進出車馬的門推開在那裏；地上有新過車輪的痕跡，他面對着這所白漆的大樓，窗子滿開着，花紗的窗簾向外飄着，寬闊的窗沿上擺着玉簪花的藍磁花盆。車道的兩邊滿開着他們的紫陽花，全城有名的。一穗穗粉紅的，淺藍的花，好像陽光似的和雜在紛披的葉子的中間。老倪扶先生看看屋子，看看花，又看看車道上新印的輪跡，彷彿他們都在對他說，『此地有的是青年的生活。有的是女孩子們！』

外廳裏還是老樣子，昏沈沈的滿是圍巾洋傘，手套等類，全堆在那橡木櫃架上。音樂間裏有琴聲，又快又響，不耐煩的琴聲。客廳的們半掩着，漏出裏面的人聲。

『那末，有冰其林沒有呢？』夏羅的聲音。接着她搖椅的軋哩軋哩。

『冰其林！』安粟叫道，『我的親娘，你從沒有見過那樣的冰其林。就是兩種。一種是平常店裏的小楊梅冰，沿邊化的全是水。』

『那飯整個兒壞得太可怕了，』瑪麗安接着說。

『可是，冰其林總還太早一點，』夏羅緩緩的說。

『怎麼呢，要有就得好，』安粟又開口。

『對呀！寶貝，』夏羅軟着口音說。

忽然音樂間門拍的打開了，老臘衝了出來。她一見老倪扶先生站着，嚇了一跳，差一點喊了出來。

『噯呵，是爹！你嚇得我！你才回家嗎！怎麼的查利士不來幫你脫外套？』

她滿臉玩得通紅，兩眼發光，頭髮落在額上，她氣喘得像方從暗裏跑出來受

了驚似的老倪扶先生對着他最小的女孩儘看他覺得從沒有見過她似的。原來這就是老臘，是不是。但是她似乎把老子忘了；她等在那裏可不是爲他。她把擰繯了的手絹角放在牙齒中間，恨恨的儘皺着。電話響了。啊啊！老臘吱的一聲叫，當着他直衝了過去。砰的一聲電話間的門關緊了，同時夏羅叫道：『爹，是你不是？』

『你又乏了，』夏羅抱怨地說着，她停住了她的搖椅，把她暖暖的熟梅似的臉湊上去讓他親吻。

頭髮鏗亮的安粟在他的鬍子上啄了一下，瑪麗安的口唇刷着他的耳。

『你走回來的，爹。』夏羅問。

『是，我走回家的，』老倪扶先生說着，在一張客廳大椅裏沉了下去。

『可是你爲甚麼不坐個車？』安粟問。『那時候有的是車，要幾百都有。』

『我的乖乖，安粟，』瑪麗安叫道，『要是爹真願意累壞他自個兒，我看我們

也沒有法子去干涉。」

「孩子們，孩子們？」夏羅甜着口音勸着，

瑪麗安不肯停嘴。「不，娘，你寵壞了爹，那不對的。你得對他認真點兒。他是頂頑皮，」她笑着她又硬又響的笑，對着鏡子掠他的頭髮。真怪！她小的時候，嗓子頂軟，話也說不出口似的；她有時簡直是口吃，可是現在，不論說什麼——就是在飯桌上的「爹，勞駕梅醬；」她總是唱着高調，彷彿在台上唱戲似的。

「你來的時候海樂爾離了公司沒有，我愛？」

夏羅問道，又把坐椅搖了起來。

「我不很清楚，」老倪扶先生說。

「我說不上。四點鐘以後我就沒有見他。」

「他說……」夏羅正要說下去，安衆在報紙裏亂翻了一陣，忽然跑過來，蹲

在他娘椅子的旁邊，叫道：『這兒，你看。我說的就是那個，媽黃的，有點銀子的。你不愛嗎？』

『給我吧，寶貝，』夏羅說，她摸着了她的玳瑁眼鏡，帶上了，把她豐腴的小手指，輕撫着那葉紙，把他的口唇荷包似的捲了起來。『嚙，真可愛！』她含糊地小語着；她從眼鏡邊兒上面望出來，看着安粟。『我可喜那裙飄。』

(註)『裙飄』(train)，禮服後背曳地之裙條。

『不喜那裙飄！』安粟哭喪着聲音喊道。『好的就是那裙飄。』

『我來，娘，讓我看。』瑪麗安咄的把那葉紙從夏羅手裏搶了過去。『我說娘對的，』她很高興的喊說，『有了那裙飄，看的太重了。』

老倪扶先生，人家早把他忘了，一和身沈在他坐椅的寬邊兒裏面，昏昏的假寐着，聽她們說話，彷彿在做夢似的。他真是乏了；他再也使不出勁兒。今夜連自己

的太太和女孩子們，他都受不住。她們是太……太……

他半睡着的心裏所能想着的就只——他是太富了。在什麼事情的背後，他都看見有個枯乾的小老頭兒在爬着無窮盡的樓梯。他是誰呢？

『今晚我不換衣服了，』他含糊的說，『你說什麼，爹。』『噫，什麼，什麼；』

老倪扶先生驚醒了，睜着眼向她們望。『我今晚上不換衣服了，』他又說了一遍。

『可是我們請了羅雪兒、達文伯、還有華革太太。』

『那不是看的不好，一拆樣兒。』

『你人好過嗎，我愛？』

『你自己又不用使勁。要查理士幹甚麼？』

『可是你要真是來不得，』夏羅在遲疑。

『成，成，成，』老倪扶先生站了起來，自個兒跑上樓，他方才隱約夢見爬樓梯

的那個小老頭兒，彷彿就在他前面引路。年輕的查理士已經在更衣房裏等他。很小心地在拿一塊手巾圍着那熱水筒。年輕的查理士自從臉子紅紅的小孩子時候到家來收拾火爐以來，就是他得愛的當差。老倪扶先生一進房，坐下在窗口一張籐編的長椅上，伸出了一雙腿，照例開他每晚的小頑笑。

『查理士，把他打扮起來！』查理士繃着眉，深深的呼吸着，偃上前去把他領結裏的針拔了出來。

『嘸，嘸，嘸！』嘸好，好！坐在打開的窗前很暢快，很暢快——很溫和的黃昏。下面正有人在網球場上剪草；他聽得刈草器的咄咄。不久那女孩子們又要開網球會了。一想着球會，他就好像聽得瑪麗安的聲音盪着，『有你的，夥計……打着了，夥計啊，真好哪！』接着夏羅在廊前叫着，『海樂兒在那兒？』安蒙，『他總不在這兒，娘。』夏羅又含糊地回着，『他說……』

老倪扶先生歎了口氣，站了起來，一手摸在他鬍子下面，從查理士手裏取過梳子，很當心的把他白鬍子梳了幾道。查理士遞給他一塊摺齊了的手帕，他的表和圖章，眼鏡盒子，『和事了，孩子。』門關上了，他又坐了下去，就是他一個人……

現在那小老頭兒又在無窮盡的樓梯上爬下來，樓下漂亮的飯廳裏燈火開得旺旺的。

啊，他的腿！像蜘蛛的腿——細小，乾癟了的。

『你們是個理想的家庭，老先生，一個理想的家庭。』可是那話要是實在，爲甚夏羅或是女孩子們不會留住他。爲甚他老自一個人爬上爬下的，老是一個人。海樂爾在那裏啊，再也不要盼望海樂兒什麼事。下去了，那小小的老蜘蛛下去了。老倪扶先生心裏害怕，因爲他見他，溜過了飯廳，出了門，上了暗沈沈的車道，出了車馬進出的門，到了公司。你們留住他，留住他有人沒有！



老倪扶先生又驚覺了。他的更衣房裏已經黑了，窗口只有些慘淡的光。他睡了有多久？他聽着，他聽得遠遠的人聲，遠遠的聲浪，穿過這所又高又大昏黑了的屋子，傳到他的耳邊。也許，他昏沉地在想，他已經睡得好久了。誰也沒有記着他，全忘了他。這屋子，夏羅，女孩子們，海樂爾，——與他有什麼相干，他知道他們什麼事？他們是他的生人。生命已經在他面前過去。夏羅不是他的妻子。他的妻子……黑沉沉的門口，一半讓情藤給掩住了，情藤彷彿懂得人情，也在垂頭喪氣，發愁似的。小的暖的手臂繞着他的項頸。一隻又小又白的臉，對他仰着，一個口音說道：『再會罷，我的寶貝。』

我的寶貝！『再會吧，我的寶貝！』她們裏面那一個說的。她們爲甚要說再會？准是錯了，她是他的妻，那個面色蒼白的小女孩子，此外他的一生只是一個夢。

這時候門開了，年輕的查理士，站在燈亮裏，垂着一雙手，像個年青的兵士，大

聲喊道：『飯已經端出來了先生！』

『我來了，我來了！』老倪扶先生說。

# 太陽與月亮

英國曼殊斐兒 著

西澄譯

下午，椅子運到了，火車上滿載着金黃色的小椅子，椅腳兒伸在天空中。花兒亦到了。你如在露台上觀看下面蓮花的人，花盆兒像怪好玩怪有趣的帽子，搖着擺着的在園徑上走來。

月亮以爲他們是帽子。她說「看呵，那一個人頭上戴着一棵櫻欄樹。」她全不知道什麼東西是真的，什麼是假的。

沒有一個人招呼太陽與月亮。奶嬖幫了安娜替母親改衣服，因爲那件衣太長了，肘下太緊了。母親在房子裏到處亂跑，或是打電話給父親，要他留神不要忘

記了什麼東西。她祇有時間說「孩子們，走開些。」

他們遠遠的離開了她——無論怎樣，太陽是如此的。他最恨的是討了沒趣。被送回育兒房去。月亮是不要緊的。設使她跑到人家兩條腿中間去了，人家把她舉在空中，搖動着，等她叫喊起來。但是太陽太重了，不能同樣辦。他那麼的重，所以每星期日來吃飯的胖子常常的說「小人兒，我來舉你一舉。」他把他的大拇指放在太陽的肘下，口下發出用力的聲音，試舉他起來，到末了捨了這念頭道「他簡直是一小噸磚石。」

飯堂中的用具幾乎完全搬出去了。那個大鋼琴放在一個房角裏，接着是一排花盆，再接着便是黃金色的椅子了。那都是爲開音樂會用的。太陽進去望望，看見一個面無神色的人坐在鋼琴的前面——不是奏琴，祇是打着發了聲便探看琴的內部。鋼琴上放了他的一袋子工具，他的帽子戴在近壁的一個石像的頭上。

有時他奏了一小段樂，又跳起來探看琴的內部。太陽希望他不就是音樂會，（太陽聽見音樂會這個名字，但不知是什麼東西，所以他聽說那天晚上有音樂會，這時候看見這個生人，便疑心他或者是音樂會了。這個何人，凡有鋼琴的當然知道，——他是 Tuner，便是調合樂器的音節的人。凡在括弧中的，都是譯者的多事，無非爲便利不嫻熟歐西風俗習慣的讀者起見。博聞多知的讀者，請你不必麻煩！西滢註。）

當然最好玩的地方是廚房。一個戴着像白冷粉糕（Blancmange）樣帽子的人幫着忙，他們的真廚子，明妮滿臉通紅的笑着，絲毫不生氣。她給他們倆每人一個杏仁條兒，舉起他們立在粉箱上，讓他們觀看。他與她所預備的晚飯用的奇妙東西。廚子拿了東西進來，他把他們放在碟子上，裝點着。他散些紅的，青的，黃的，小片兒在整條的魚上，有頭有尾有眼珠的魚上，他在菓子膠上做了些花紋，他在

火腿上插了一個圓領子，中間放了一把像極薄叉子的東西，他在乳製甜菜上裝了些杏仁和圓形的餅乾。東西一樣一樣的增加。

「呵，你們還沒有看見冰布丁」廚子說。「來呵。」她給他們一人一個手握着，太陽自己想爲何她今日如此的好說話。他們望望冰箱內。

呵！呵！一個小小的屋子。一個小小的紅屋子，屋頂上蓋着白的雪，開着綠色的窗子，棕色的門，門上的把手是嵌進去的一粒小栗子。

太陽看見小栗子的時候，覺的倦了，祇好依在廚房的身上。

「讓我摸他一摸。祇讓我放一個指頭在屋頂上」月亮一邊說一邊跳着。她總是喜歡摸所有吃食的東西。太陽可不是那樣。

「我的女孩子，趕快收拾那個桌子」廚子對走進來的女僕說。

「那裏是像一幅畫兒」耐麗說「來看一看」他們都走到飯堂去。太陽與

月亮幾乎駭了一跳。他們起初不肯走近那桌子；他們祇立在門口瞪着眼睛。真正的晚間還沒到，但是飯堂裏的窗幔已經放下，電燈點着——一個個電燈是紅玫瑰花。紅色帶子和玫瑰花球兒結的檯角上。中間是一個池，浮着許多玫瑰花瓣兒。

「冰布丁便放在那裏」廚子說。

兩個有翅膀的銀獅子駝了滿背的水菓鹽缸，是小小的鳥兒在盆中飲水。

那許多閃爍的杯子，光亮的盤碟，燦爛的刀叉——那許多的食物。小小的飯單做成了玫瑰花形。

「那些食物是給人吃的麼？」太陽問。

「當然是給人吃的。」廚子笑着說，耐麗和她笑。月亮亦笑着她的舉動。總是模仿別人。但是太陽不想笑。他兩手垂在身後，繞了桌子一圈一圈的走。說不定

他走了個不歇，設使沒有奶嬖忽然的叫開他們道「夠了，孩子們。你們應當洗臉穿衣去了。」他們跟了她回育兒房去。

他們脫衣的時候，母親走進房來，肩上面圍着一條白色的東西；她一面擦什麼東西在臉上。

「奶嬖，我要他們的時候，我按電鈴，他們可以下樓去，讓大家看看，再回來」她說。

太陽先脫衣服，脫的幾乎精赤，再穿上一件有紅紅白白延命菊花點兒的白衫子，有繩子在兩邊的白褲子，及過肩的背帶，白襪子，紅鞋子。

「你現在穿了你的俄國服」奶嬖說，用手摸平他的花邊。

「是麼？」太陽說。

「是的。靜悄悄的去坐在那椅子上，看你的妹妹。」



月亮耗費了不少時間。她的襪子穿上了，她假裝倒在床上，對着奶嬭亂舞她的一雙腿，她總是這樣，每次奶嬭用了一個指頭及溼刷子捲她的頭髮，她回轉頭來，要奶媽找出她衫子上扣針的照片，或諸如此類的東西給她看。末了她亦完畢了。她全白色有皮的衫子向外突出；連她的短褲腳上，亦有絨毛。她的鞋子是白的，裝着大顆的圓球。

「好了，我的羔羊兒」奶嬭說。「你好像一個粉帕兒做的，畫成的可愛的小天神，」奶嬭跑到門口，叫道「太太，來一刻子。」

母親又進來了，半邊的頭髮披着。

「哦」她叫道「真個一幅畫兒！」

「可不是」奶嬭說。

月亮舉起她裙子的下端，展了開來，移動了一個足。

太陽是不因爲人家不理會他，就覺得不舒服的——不十分……

以後他們在桌子上玩着些潔淨整齊的遊戲，奶嬾立在門口，一會兒車子到了，笑聲，言語聲，衣服悉索聲從樓下上來，她低聲道「孩子們，現在不要動。」月亮不止的動着桌布，弄的布都掛在她的一頭，太陽一頭的布沒有了——她還假裝她不會有意那樣做。末了電鈴一響，奶嬾拿了髮刷跳到他們身傍，摸平他的花邊，移她的結子在頭中心，又叫二人握了手。

「下去罷——她低聲說。」

他們走下樓去。太陽覺得那樣的握着月亮的手，怪沒意思的，但是月亮却似乎喜歡那樣。她動搖着她的手腕，使她珊瑚手鐲上的鈴子丁丁的響起來。

母親立在客堂門口，搖着一把紅羽扇。客堂中遍地都是香氣撲鼻，穿綢緞衣服，沙沙作響的女人，及黑衣的男子，衣後掛了個好玩的尾巴——好像黑甲蟲兒。

父親在人叢中高聲的說話，一個手在衣袋中動搖什麼東西作響。（西人男子的金銀及鑰匙，大都放在褲袋中。一般人習慣，置手袋中，不時的搖動，自然生一種響聲。）

「好一幅畫圖！女人們叫着：『哦，這小鴨兒！這羔羊兒！哦，可愛的哦，寶貝！』所有拉不到月亮的人，吻着太陽，一個皮包骨頭牙齒格格作響的老婆婆，說道：『這樣老成的一個小囡囡。』」

說時用一件硬東西在他頭上拍了一下。

太陽探着那個音樂會是否還在，但是他已經去了。一個桃紅色頭皮的胖子倚在鋼琴上，同一個耳下挾着小提琴的女子說話。

太陽真正喜歡的人祇有一個。他是個花白頭髮，花白鬍子的人，獨自的走來走去。他走到太陽跟前，和善地轉動他的眼睛，說道：『咳我的孩子！』便走開了。

會兒又回來說「喜歡狗嗎？」太陽說「喜歡。」

他又走開了。雖則太陽四面的找他，沒有尋到他。他想他或者出去抱一個小狗回來。

「晚上好，我的寶寶。」母親說，兩條裸手臂抱住了他們。「飛回你們的小窩裏去罷。」

月亮又做了一件傻事。她在許多人面前舉起一雙手，嚷道：「爹爹必須抱我去。」

但是大家似乎都很喜歡，爹爹俯身舉起她來，同他平常一樣。

奶嬭那樣要緊的要他們安睡連太陽的禱告都打斷了。她說「快快的說，孩子。」不一刻他們睡在床上，除了碟子中的夜光，(night-light 一種終夜不息的小油燈，一倒卽滅，沒有火災之懼)四面黑漆漆的。

「你睡着沒有？」月亮問。

「沒有。」太陽說。「你呢？」

「沒有一月亮說。」

過了一大會子太陽又醒了。樓下上來一陣高高的拍掌聲，好像下雨。他聽見月亮翻身。

「月亮你醒着嗎？」

「是的，你呢？」

「是的。等我們到樓梯頭上去張張。」

他們方在樓梯頭上坐下，客堂的門開了，他們聽見大家走過門廳 (Hall)

這字很難譯，如譯爲門房，易生誤會，因爲在小人家固然不過是大門內的夾道，在中上等人家，此間的地積極大，陳設極好，可以憩坐其間。到食堂去。門關了；傳出

些「撲撲」的響聲和笑聲。一會兒都停止了，太陽看見他們（這裏是太陽的想像）繞了那可愛的桌子一圍一圍的走，他們的手垂在身後，好像他自己方纔那樣……一圍一圍他們走着，瞪着眼睛望着那花白鬍子的人最喜歡那宅小房子。他看見了那個小栗子做的門把手，又像他方纔那樣的轉動眼睛向太陽道「看見那個小栗子嗎？」太陽的出神止了。

「月亮，不要那樣的點着頭。」（他們打瞌睡了）

「我沒有點頭。那是你自己。」

「不是我。我從來不點頭。」

「哦哦，你點頭。你現在就點着。」

「我沒有。我祇是告訴你如何的不做。」（他們睡着在樓梯頭上了。）

他們再醒來的時間，他們祇聽見父親母親的聲音，笑着，父親的聲音很高，父

親由飯廳出來，跳上扶梯，幾乎被他們絆了一跤。

「唉！他說，「好像伙克德，來看看這個。」

母親走出來。「哦，頑皮的孩子們！」她立在門廳中說。

「我們何不帶他們下來，給他們一塊肉骨兒？」父親說。太陽從沒有看見他這樣高興過。

「不成，當然不成。」母親說。

「哦，我的爹爹，讓我們下去一會罷。」月亮說。

「我如不做不是人——父親說。「我是嚇不倒的。克德讓開些。」他抱了他們起來，一個肘下一個。

太陽以為母親一定非常的生氣，但是她並沒有，她還是笑父親。

「哦，你這可怕的孩子！」她說。但是她並不是對太陽說的。（這句話是對父

親說的。

「來呵，孩子們。來吃些碎屑兒。」高興的父親說。可是月亮停止了一分鐘。

「母親，你的衣服脫落了一邊。」

「是嗎？」母親問。父親說「是的，」假裝去咬她雪白的肩，她把他推開了。

他們都回到那美麗的飯堂。

但是哎呀！哎呀！怎麼一會事。帶兒玫瑰花兒都扯散了。紅色的小飯單丟在地上，所有光亮的盆碟，閃爍的酒杯都垢污了。那個人裝飾的可愛的食物，亂七八糟的丟着。四處都是些殘骨、碎屑、菓皮和菓壳。並且一個瓶倒在桌上，瓶裏的液汁往桌布上直流，沒有人把瓶子豎了起來。

那間紅色的小屋子，有白雪的屋頂及綠窗格的小屋子，毀壞了——毀壞了——一半融化了，在桌子的中間。



「來呵，太陽」父親說，假裝沒有看見。

月亮搬動她穿着睡衣的腿兒，走到桌邊，立在一個椅子上，叫着喊着。

「吃一塊這個冰……」父親說，又打去些屋頂。

母親拿了一個碟子候着他，把她的又一臂抱了他的頸。

「爹爹，爹爹。」月亮叫道。「小門上的把手兒還在呢。那個小栗子。我可以吃他麼？」她側身過去，在門上取了他下來，用力的咬他，嚼碎他，眼睛兒不止的瞜着。

「這裏，孩子」父親說。

但是太陽立在門口不動。忽然他抬起頭來，哇的一聲哭了。

「我想這個是可惡——可惡——可惡！」他哭着說。

「怎樣你看？」母親說「你看！」

「滾出去」父親說，不快樂了。「馬上出去！」

太陽高聲的哭着，一步一步的挨回育兒室去。

### 譯後附記

我的藝術氣息太淺了，三家村坐蒙館的習慣太深了，所以在這篇文中加上了幾個註解。曼殊斐兒有知，一定要罵我是個焚琴煮鶴的俗人。一般富於文藝思想的讀者，還不知道怎樣的罵我呢。我譯完了這篇小說，請一個朋友去看一遍。他對於文藝有很正確明瞭的眼光，我向來知道的。但是他對我說，他讀了兩遍，方纔把作者的意思會悟到。這固然是我譯筆的缺點，然而那一個能讀原文一遍，便完全領會曼殊斐兒的意思？——太陽與月亮——在她的作品中，算最易領略的，另有幾篇，非三讀四讀不能完全了解。美術的作品必須作者觀者一同合作，方纔有悟會，如讀者的目的在幾分鐘的消遣，不肯費

點心。我祇好勸他不要去認得曼殊斐兒或與她相同的作家。

「太陽與月亮」從第一字至末一字，完全是那六七歲的小孩太陽一天所得的影像，一天所生的感想。自始至終，作者沒有立在太陽及我們讀者的中間，來給我們解釋。看見的東西是太陽眼中看見的，聽見的話是太陽耳中聽見的。太陽不懂的東西，如那個音樂會，作者亦不加半字的說明，所以我因為加了說明，心中很不安。太陽自己不知道睡着了兩次，所以文中亦沒有說明他睡着。曼殊斐兒的藝術，柴霍夫 (Tchereff) 的藝術，超出於過去的大多數作者，即在此。她隨便寫一個人，我們非但看見那個人，並且看見他思潮感情的起落。我們讀他的時候，簡直忘記了有一個無所不知的作者，在文章的後面。有人或者要問我，這篇東西，既然是太陽個人的影像，何不讓太陽出面，處在第一者的地位？這一個問題，又可以發見曼殊斐兒派藝術的妙處。我

們一天得到的影像，那樣的多，試問我們坐下來的時候，能不能確切的移到筆下，搬上紙張？即使辦到，事後的回想，已經不是當時的影像了。我們舉一個極顯明的例。我們讀一篇偵探小說，不知他的結果如何時所生的思想，及第二次讀那篇小說，已經知道案件如何破裂時的思想，當然大有分別。我們遇了一件事，當時所得的影像，及事後回想中所有當時的影像，幾乎有同樣的分別——祇是我們自己沒有覺得罷了。因為如此，不得不有第三者的作者，神通廣大，無所不知，把某人的思想影像，當他起落時候，一一的記下。

莫泊三說，一個心理小說家祇能夠把自己處於他書中人物的地位，所以書中種種不同的人，不過是他自己在不同的境地，受不同訓練。這句話，固然可以應用於一般的心理小說家，却不能描寫柴霍夫，不能描寫曼殊斐兒。他們玲瓏的心，可以明白種種色色不同的人的思想感情，他們愛克司光式

的眼力，可以洞鑷各色人的肺腑。卽拿這篇的太陽來說，他是何等生活的孩子，何等自然的孩子，與平常的孩子，何等的相似，而又何等的特別。難道一個人減去了三四十歲充滿煩惱的年紀，便能夠有與他同樣的見識麼？

太陽與月亮相差不過兩歲，然而這一二歲的分別大極了。三四歲的月亮，還不過一個混沌未鑿的小動物。五六歲的太陽已經有他的思想，他的觀念。他覺得月亮是無意識的，不懂得他。他知道他所見到的，大人們當然亦見得到，但是大人們有一種奇怪的習慣，往往服裝不見到一定可以見到的事物。那白雪作頂的小紅屋，何等的美麗，玫瑰花及緞帶兒東角的桌子，何等的整齊，永久的留住了，不是最可喜的事麼？一晚之間，什麼都毀壞了。這是非常的不幸，而大人們假裝沒有什麼事。他那裏知道這是這惡濁的世界，給他的第一次教訓。他日後方纔能知道種種美麗的東西，沒有永久可能的。但是他

現在那裏能明白。祇願自己快樂的大人們，一聽他哭了，便不問根由，叫他走他的路。太陽所覺的悲哀，太陽所受的委屈，祇可高聲痛哭了之。世間如此的事實正多，也都以高聲痛哭了之。誰說小孩子最快樂，小孩子沒有不幸福。

## 曼殊斐兒略傳（附錄）

沈雁冰

曼殊斐兒 (Katherine Mansfield) 是在一九二三年一月九日死於 Fontainebleau，年僅三十四歲；五年來與病魔戰鬥的最後的結果，關於她的生平，思想，及文藝上的表現，應該有一篇長論來敘述；這一件事，我自愧不能，現在只能把她的文藝生涯約略告訴讀者。

曼殊斐兒的著作不多；現在已出版的只有三本短篇小說集：“In a German Pension”於一九一一年出版；“Bliss”於一九一〇年出版；“Garden Party”於一九二二年出版。此外還有一篇 “The Fly”，登於去年十月號（非十月號即十一月號）的 “Century”——她所做的最後的一篇，且是未收入集子裏的一篇。

“In a German Pension” 著作時，曼殊斐兒僅二十歲，這是一串的短篇小說和感想錄。(Stories and Sketches) 出版之後，立刻再版了三次，不幸承印的出版家破產，以致中斷。旁的出版家屢次向曼殊斐兒要求轉移這本短篇集的出版權，發行新版，但是她不肯。所以“*In a German Pension*”的印本現在已成爲珍品，已經列入“*Rare Books*”欄內去了。

“*In a German Pension*” 出版後，批評界立刻承認了她的文才，但仍有些微詞——大都說她的文筆太硬、太苦、太鍊。那時 J. Middleton Murry 方爲“*Rhythm*” (文藝月刊) 的編輯，慕她的文才謀一見；他們戀愛了，後來結婚。她在“*Rhythm*” 上亦做了一些文章，“*Rhythm*” 不久停版。這時候，曼殊斐兒亦常做小說，但一面做，一面就毀棄，不肯把來發表。一九一六年，D. H. Lawrence 亦是她的好友——連合了 Murry 和她，辦了小評論“*Signature*”，她方始



又把創作發表了，但是不肯用真名，却用了個假名 Matilda Berry “Signature” 出版三期，就停刊了，這三期中登了曼殊斐兒的兩篇小說，後來都收在 “Lilies” 裏。

一九一七年，曼殊斐兒居法國南部，著 “Prelude” ——現在她喜歡叫做 “The Aloe” ——因為不願攤給出版家受他們的唾棄，自行出版。這一本青面子的小說也和那三期的 “Signature” 一樣，現在成爲準「孤本」了。H. C. Wells 以爲 “Prelude” 是曼殊斐兒最好的著作。在當代英國短篇小說中，也是最好的。

一九一九年，曼殊斐兒在 “Athena” 做書評，於是文學界中都知道「曼殊斐兒」這個名字。

到一九二〇年春，她再不能堅持着不讓她的短篇小說集出版了，結果是

“Hill”的印行出版之後，批評界譁然驚異。對於她的天才是沒法否認的；但那老評語「太辣太刻」還是出諸一般業批評者之口。當代英國大作家如 Wells, Calverton, De la Mare 則力為辯護，極口稱讚她，因此她又提起勇氣做了後來收集在 “The Garden Party” 裏的那些短篇。

“The Garden Party” 裏的短篇是她在六個月內做成的。出版後，批評界雖仍有一二微詞，但大部分的敵對的批評家都屈伏了，他們的戰線守不住了，曼殊斐兒的勝利完成了！

評曼殊斐兒為「太硬，太刻，太辣」的批評家是不了解曼殊斐兒的。曼殊斐兒懂得別人所不能懂而極想懂的人生的一部的意義。她是忠於這自知的真理的；她要大膽的明白的把這真理說出來。她覺得，要把她把文氣變為軟些溫和些，是極容易的事，但要布勇氣去大膽的明白的說，却是極難。曼殊斐兒是要避掉極容

易的事去做極難的事的！她顯然是戰勝了極難的了。

在最後的六個月內，曼殊斐兒不曾做什麼東西，所以“The Fly”一篇算是她的天才的最後的表現。她死前六個月的沉默，未必竟是身體衰弱的緣故；她是在更深地再造她的人生觀，她大概是想另用一種風格去創作的；不幸「死」竟打斷她的志願！我爲曼殊斐兒悲惜，亦爲英國文壇悲惜！

The Short Stories Magazine Series  
**Katherine Mansfield**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  
 有著  
 作權  
 翻印  
 必究

回(小說月報叢刊)曼殊斐兒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小說月報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  
 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  
 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  
 貴陽張家口新嘉坡

